

身以成仁，毋求生以害仁，是則為生命之所發揮，置生死於度外，為精神之最高價值焉。」平居嘗語棟曰：「張

失去的草綠色

淬練

綠色！徐立強從小就喜歡綠色！但是現在，面對著那一大片晃動的稻田綠波，手上緊握著晒燙的槍管，汗珠，從額頭上滴了下來……三年前一個燥熱的五月中旬，穿著刻意燙過的軍訓制服，徐立強迎著禮堂哄哄的人聲，手上握著畢業證書，心情出奇的輕鬆，總算畢業了！不管上不上得了大學，再也不必受那股悶氣：頭髮不得超過三分，皮鞋要按規定擦得雪亮！！

禮堂中畢業班的學生集中在前半部，胸前別了一朵刺眼的人造花，怪怪的粉紅色一直都使徐立強覺得不自在，尤其在無意中瞥見李台華手中的那本「化學考前突破」後，他莫名其妙的想嘔吐！

典禮結束後，信步到三年來慣靠的磨石子欄杆上，徐立強忽然覺得那似曾相識的淺綠色稻秧田變得無比的模糊、遙遠，就像手上那本印滿一個個絲毫表現不出生氣的人頭冊子一樣蒼白……

「臥倒！目標！右前方獨立樹左側敵指揮官一名，開始射擊！」連長的口令劃破悶氣，徐立強迅速的爬近了附近的一個小土丘，架上步槍瞄準目標，睡同舖的陳聯發隨後也爬了過來：

「喂！阿強！他媽的連長真不是人，晒了快兩個鐘頭，還不給人休息！」

徐立強苦笑了一下，汗水不斷的滴在沙上，立刻就蒸發了！鋼盔內的溫度使他想起了那段在南陽街遊蕩的日子……

「你們可以不按照正規的作法解題，只要



陳秋蔚

把X、Y直接代入方程式，答案就出來了。考試時間有限，回去把這方法背起來。」數學名師在講台上口沫橫飛，台下也同樣有人口沫橫飛。徐立強坐在牆角望著綠色黑板上的白字，汗珠在筆記上開了一朵藍花……

「注意！敵指揮官消失，單兵如何處置？」連長又在咆哮。

塵土在前面飛揚，徐立強翻了身用槍托抵地，做了一個漂亮的躍進動作，終於接近了衝鋒準備位置。每次演練至此，同志們都趁機躲在土堆後喘氣，因為接下來將近一百公尺的短兵相接，雖然只是假想的，卻也累煞人。徐立強上了刺刀，屏息著等待衝鋒口令，心想也許這個禮拜可以拿到榮譽假回家，有好一段時間沒有見到親人了。每次會客時間，看到同志們歡天喜地的跟家人見面，自己卻從來沒有，心中總有一份孤寂與惆悵，「也許下個禮拜吧！！」他已經這樣安慰自己三個月了。

劉宗英遞過來小壺，徐立強漱漱口，吐出來的都是沙子。草綠服已不再草綠，拍不掉汗水黏上的泥巴！！

班長走了過來，沖著劉宗英：

「剛才你在壕溝底混水摸魚，半個小時才爬上來，別以為班長沒瞧見，你自己說說看要怎麼辦？」

「報告班長，我剛才實在是爬不上來。」

「還講理由！前面三十公尺的電線桿看到了吧！左三圈右三圈三十秒鐘給我回來！」

劉宗英拔腿離開，徐立強握著他的水壺，默默的望著那一大片土黃……

和平國中的操場周圍佈滿了三三兩兩的考生親友，七月一日終於來臨，徐立強跟姊姊走上樓梯，找到了座位，看看錶，還有四十分鐘

，早來了，該死的大熱天！

「鈴……」預備鈴要考生家長離開考場。姊姊叮嚀了幾句，隨著人群走下樓梯。徐立強頓時覺得手心冒汗，心中不斷的想到——再落榜！就得當兵了！

入伍那天，爸媽強忍著淚送他上車，徐立強躲在角落不敢回頭，第一次領略到那種孤苦無助的感受，似乎瞬間覺得自己長大了許多許多……

「槍，在我們的肩膀，血，在我們的胸膛……」同志們竭盡嗓子唱著，沈重疲憊的脚步在野路上迴響。夕陽與歸鳥在讚美他們，徐立強的胸膛挺得更高了。三個多月來，他結實多了，多麼希望挺著黝黑的臂膀讓爸媽看看！軍旅，的確使他長大，成熟了不少，再也沒有剛來的時候那種缺乏安全感的午夜夢魘。深夜的衛兵勤務，打靶不及格的受罰，一切他不相信可以過得去的考驗現在都已駕輕就熟，更何況這兒有太多一樣落榜，一樣苦悶的同志！

「三十秒鐘從床鋪上給我下來，全副武裝！」廖班長對著徐立強的床鋪狂吼！

徐立強迅速的收起完成一半的信，那是寫給美國留學的姊姊的。

跳下床，在班長身前站定，汗水由鋼盔的深處流出來。

「花了一分半鐘，你太慢了！」班長的眼睛始終都沒有離開過他的腕錶。

「既然睡不著覺，精力太足，我們就玩點遊戲吧！」

「三十秒鐘上床，裝備規定位。」

這是軍隊裏俗稱的「大地震」，徐立強早已領教過，但每次都是團體的，只有這次是他

一個人。

汗水透過棉被，徐立強屏息的躺著，等待下一個口令。躲在無數個蚊帳深處的黑眼珠默默的看好戲！

「把情書拿出來吧！念給大家聽，反正大家都被吵醒了，大聲唸！」廖班長盯著徐立強。

「報告班長……」徐立強懇求。

「少廢話，唸！」

「姊！我穿上草綠服已經快滿四個月了，知道嗎？我胖了！黑了！你如果現在忽然看到我一定會認得，還可能會錯認為我是紐約的黑人呢！這兒的一切我都已經習慣，只是有時候有點寂寞而已。昨天半夜我站衛兵的時候，忽然覺得綠色似乎只剩下我穿的軍服，心好像一下子蒼老疲倦了好多——也許，這就是代價吧！」

你好嗎？很想念你，尤其在夕陽收操的時候，格外的想家以及童年的一切。我還記得小時候你告訴我，男孩不許哭，所以，這些日子我未嘗掉過淚。過一陣子，我會開始重拾書本，著手準備東山再起的。台灣的高中畢業生，除了考大學，似乎沒有更好的路可以走，所以，我會用功的！

徐立強抬起頭，接觸到班長的眼神，寢室寂靜的像冬日的深夜。

「下次不准在就寢後寫信，知道嗎？」

徐立強躺上床，棉被上的汗漬冷冷的貼在額上，微弱的路燈光由窗口射入，映在臉上閃閃發光！夜，是更深了！

「徐立強，連長叫你！」劉宗英從中山室走過來。

徐立強收起化學課本，整理一下服裝，穿

過了一整排槍枝；走向連長室。

「報告連長，您找我！」

「徐立強，你入伍這些日子一直都表現得不錯，下週連上就要結訓撥兵了，你留下受士官訓，三個月後回來當班長。」連長微笑著拍拍徐立強。

徐立強走出連長室，劉宗英向他擠擠眼，問：

「連長找你幹嘛？不會是要關你禁閉吧！？」

「看來我們要分道揚鑣了，劉宗英，連長要我去士官隊受訓！」

「什麼？士官隊！你沒聽說那兒比這難熬十倍呀？」劉宗英張大了眼珠子。

「我願意接受考驗！」徐立強若有所思的說。

一週後，連上撥兵，劉宗英抽中了大籤，也就是所謂的「軍隊金馬獎」，要到最前綫！

徐立強在卡車下緊握著劉宗英：

「再見了，一切保重，安定後寫封信給我！」

劉宗英默默看著徐立強，眼中淚光閃閃：「我會寫信的，徐立強，別忘了你的書本，兩年後考場見吧！」

望著一列卡車揚起的塵土，徐立強茫茫然的再一次覺得好像失落了些什麼，不同的是，這次他在車下。

規律緊張的日子給人的感覺就是快！三個月，徐立強沒有時間去思考一切多餘的事。每天收操躺上床，深深的喘口氣天就亮了！就這樣，徐立強覺得烈日不再炙灼，鋼盔不再壓頂，肌肉在臂膀上發亮。而現在，結訓授階的日子終於到了，站在整齊的行列裏，掛上班長的

肩章，徐立強驕傲的由內心歡呼，歡呼這些日子心身的收穫！歡呼拾回了因為大學聯考而盡失的信心。

接下來的日子，徐立強兢兢業業的發號施令，訓練那些來自不同角落與階層的士兵。一批批的落榜生夾雜在整連的新兵中，徐立強在他們身上看到了自己當年的影子，面對著那些受傷的心靈，感受到的是：信心，在一個男孩成長成男人的過程中是多麼的重要！！

退伍，在一個剛入伍的新兵眼中是何其的遙遠！而現在，日日期待的退伍日來臨了，脫下相伴兩年的草綠服徐立強得不到半點預期的興奮。握著一紙薄薄的退伍令，回首面對著那一大片熟悉的草綠營房，靶場山路，還有那些朝朝相處的戰友：他知道，這兩年，在這兒，他沒有白過，現在，踏出營門不是意味著結束，而是另一階段的開始！！

蛻變

那不是一個很好的天氣，徐立強關掉了收音機，懶洋洋的從床上爬了起來。退伍這些日子，體重迅速減輕，臉色也一天天蒼白，照照鏡子，徐立強咀咒著悶熱的六月。

桌前一架子的書對著徐立強的臉壓了過來，一切都進步了，聯考也不例外，電腦閱卷使他以前啃過的書全都成了廢物，鋼筆被幾枝B鉛筆壓在桌角。

距考試還有半個月，該念的都已經念完，徐立強對自己卻毫無信心，也許是因為落榜的恐懼感與年齡的壓迫感吧！他覺得這將是最後一次參加大學聯考了。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得把國文第三冊作最後溫習。補習班的國文王牌說諸葛亮的出師表至少會出五分以上。

日子過得出奇的緩慢，總算捱到了六月底。這天，徐立強連睡慣了的午睡都不敢睡，只在小房間裏踱步子，體會了許許多多大會戰前夕的戰士心情。晚上，他果然了無睡意，一些往事不斷的閃爍在眼前——高中導師苦口婆心的說教。爸媽不忍責備卻又帶著失望的眼神，故榜前夕的焦慮，草綠服袖口留下的血漬，還有文天祥的正氣歌，數學的三角公式、化學的週期表，以及這段日子志在必得的苦讀……

「鈴！鈴！……」鬧鐘在狂叫，徐立強迅速爬了起來，拉開窗簾，陽光斑斕的在窗外閃爍。對一個年青人，這是一個難得的好天氣，對十萬名考生及一切染上關係的親友，這是一個辛苦的七月一日！

考場上，熟悉的蒼白臉孔，熟悉的薄胸膛，徐立強再一次見到自己當年的影子。然而，只有今天，他才有資格問：他們臉上還有多少青年的稚氣？

徐立強從來不知道七月的陽光會是可愛的！這天，他帶著小妮迎著海風在享受那種苦戰後的休憩。一切已經過去，電腦閱卷的優點在於可以使考生正確的估計出自己的成績，只要一公佈最低錄取標準，自己的前途就該心理有數了。這些日子，徐立強已不再像往年放榜前那麼樣的患得患失了。因為，他知道，這個世界，並非只有大學聯考，還有太多太多的東西等著年青人去發掘！

「立強，好晒，我們回去好嗎？」小妮皺著眉，滿臉蝦色！「待會！我想把半年來的蒼白晒掉，狠狠的脫一次皮，改頭換面！」

小妮小五歲，卻常給徐立強一種類似母性的安全感。退伍後那段恢復老百姓的日子，他早上六點必定睜開眼睛，半夜也經常莫名其妙



的醒過來。有段日子，徐立強難過得心灰意冷，小妮適時出現了，她是個充滿朝氣而極富感性的女孩。徐立強永遠忘不了那段令他震撼的對白：「你是乙組B班的，對嗎？我注意妳好久了！」徐立強紅著臉在春風中攔住她。

「你是甲內組A班的，對嗎？我也注意妳好久了！」女孩的大眼睛在陽光下閃閃生輝。於是，苦悶不再苦悶，默契在紅磚馬路上滋生，在北風鎖緊了人們衣領的時刻裏，徐立強得到了一股莫名其妙的力量。憑這，他們捕捉了即將逝去的稚氣，在重重的壓力下找到了唯一的避風港！

橄欖油的味道沾滿了T恤，徐立強小心的躺上床。全身像燒焦似的炙痛。這幾天，他真是坐臥難安，一方面因為過份的曝曬，一方面則是因為這兩天大學聯招會將寄出成績單並公佈最低錄取標準！

七月二十六日一大早，徐立強望著庭院的信箱出神。

「阿強，花坪的草長了，今天除除好嗎？」母親在廚房裏探出頭來。

「好的！媽！我在等成績單。」

晨露在綠葉上閃爍，太陽高昇了。郵差通常是九點鐘到達的，那正是露水死亡的時刻！

「卡！」這箱蓋的彈簧聲弄得阿強驚跳起來——是他媽的早報！

「大學聯招會各組錄取新生已分發完畢，甲組最低分二九八分，乙組三五七分，丙組三一二分；丙組三一二分，丙組三一二分……」

「媽，我考上了，我可以分發到中等以上的大學！」徐立強高興的歡呼。這幾天，他估計過自己的成績，大約在四百一十分左右。高出標準一百分！

一樣的七月下旬，幾年之間何以有如此懸殊的差距，曾幾何時，緊握成績單的手已經是疤痕累累。

刺眼的電腦打字在徐立強的眼前散開，跟入伍通知單一樣，給予他永不磨滅的印象。就像颱風夜二至四時的警戒哨，雨點在鋼盔上滴落，路燈下的身影長長的在雨中變形！

第二天，徐立強睜開眼睛，桌上一片色彩繽紛：

「強兒：你讓我們覺得驕傲。」

爸媽——

榜單上的第一欄，徐立強的名字出現在台灣大學農學院的名單中。當天下午，他在肩背上撕下了一塊塊的皮，紅紅的新肉讓他覺得無比的舒暢！

幻滅

徐立強一直都奇怪為什麼班上同學會愈來愈少，尤其是男生，當初有二十名，現在只剩下十四名，而且據說又有幾位要休學。

秋天的台大校園，乾乾的像是七月脫下來的皮。新鮮人被安排參加系裡的一些晚會，聽聽學長們的經驗，這天，徐立強坐在普通教室的牆角望著網球場上移動的白色輪廓。康樂在籌劃一個別開生面的節目：

「各位同學，今晚系學會為我們辦了一個迎新會，希望大家都能參加，機會難得，新鮮人每人補助二十元，有吃有喝的！另外，我設計了一個節目，叫做『成功嶺上』。希望剛從成功嶺下來的光頭多多捧場！」

徐立強苦笑了一下，湧上了一股莫名的威楚。這些日子，他滿懷希望的上課下課，每天都希望希望能抓住一些自己多年來所追求的東西，

計過自己的成績，大約在四百一十分左右。高出標準一百分！

都希望能捉住一些自己多年來所追求的東西，

卻日日空手而同。農學院的課程不適合他，同學們稚氣的玩笑更不適合他。昨天，在校園裏無意中碰見了一個高中同學，心理系四年級的。徐立強幾乎要道歉認錯人，微禿的上額，厚鏡下的眼睛變了形的盯著他：

「你不是去當兵了嗎？怎會在這兒？」

「我年初退了伍，現在在農學院做新鮮人。」阿強訕訕的說。

「難得難得，有空到宿舍來找我吧！我明年要出國了。」

「怎麼？你不用當兵呀？」

「塞翁失馬，你看我的眼鏡就明白了。哈！再見了！老弟，好好混吧！」徐立強忽然覺得那一大片深淺不一的杜鵑花叢像極了鋼盔上的偽裝網。

秋老虎肆虐著台大校園，徐立強滿頭大汗的穿梭在各大樓之間。手上的休學申請書沈重得像是賣身契。

「報告系主任，我想辦休學。」

系主任望了望他，接過了申請書，一句話也沒說就簽上了名，迅速得讓徐立強失望極了。然後，交回那本薄薄卻得來不易的學生證，他難過得想放聲大哭，想到接下來又將開始的半年苦讀，想到爸媽渴望他上醫學院的眼神，椰林大道的樹幹重重的在他頭上壓了下來。

爲什麼成長與「成功」需付出如此多的代價！？

又是一個毫無生氣的春天，窗外的鳥囀與嫩葉引不起徐立強的半點興趣。一張高中同學的結婚喜帖卻莫名奇妙的讓他心驚膽顫。

同學們都已經大學畢業結了婚，我這樣爲了未知的理想付出如此多的代價是正確的嗎？徐立強猶豫了！即將來臨的大學聯考已完全激

不起他的緊張與興奮！這一切，對他來說，已經成爲生活的一部份。不斷的補習，不斷的考試，不斷的讀書，如此而已。有時候，他忽然極度想念起那一段全是綠色的日子，雖然早出晚歸，體力疲憊，心情卻是開朗的。而現在，蒼白的眼神，萎縮的肌肉，還有那一桌子劃滿了數字的計算紙——難道他的黛綠年華就只有這些？！

然而，日子總是要過的，一段苦讀，一段期待，徐立強終於如願已償的上了醫學院。拿著學校寄來的體檢通知書，他興沖沖的跑到醫院體檢。

「徐同學，請問這個數字是多少？」護士小姐翻開一本色盲檢驗圖問徐立強。

徐立強忽然覺得那些顏色在他眼前散開、跳躍，並沒有一個成形的數字。

「對不起，我看不出來。」

「這個呢？」護士小姐看看他，翻過了另一頁。

仍然是一片模糊。

「你到眼科大夫那兒去檢查一下好嗎？」

徐立強走出檢驗室，回想起服役時的一次意外頭部受傷，從那時起，他經常看到一些幻影，退伍後，沒多大注意，就忽略了過去。

眼科大夫詳細的檢驗了徐立強，確實了他的辨色力受到了某種程度的傷害，治療不易，而按照規定，辨色力異常是不准念醫學院的！

徐立強恍恍惚惚的走出醫院，夕陽殘留了一絲橘紅在山頭掙扎，無限的寒意與寂寞由四面八方向他圍攏了過去。這一次，他真的哭了！！